

辽海谈艺录

辽宁日报 辽宁省文联 出品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大花袄”外更出彩

张晓丽

一段时间以来,大花袄非常抢镜。文旅活动中,身穿大花袄的游客、店家已经屡见不鲜,就连火车和地铁车厢也用东北大花元素图案装点;日常生活中,东北大花款睡衣、袜子、车衣、手机壳、啤酒等产品热销;在今年央视春晚,机器人穿着大花袄表演了一段转手绢时,也有不少人误以为这些机器人来自辽宁。

大花袄与辽宁联系起来,已经成了一个思维惯性。有一个冷知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花袄的原产地并不在辽宁。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设计师,将国外花布和中国传统纹样结合,创造出了包含“百鸟朝凤”“农家乐”“鸳鸯戏水”在内的一系列大花图案,风靡全国。绚丽的大花配上热闹的劳动场面,代表了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带着一腔热血建设祖国的激情。小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几套大花图案的床单、被罩、枕套。这些大花图案就是现在的“东北大花”。

大花图案缘何会被冠以“东北”二字?起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东北小品、二人转等文艺作品在全国风靡。为了喜剧效果,这些文艺作品中偏爱使用这种颜色鲜艳丰富、饱含热情的大花布,将大花图案的床单被套做成棉袄穿在身上,喜剧效果拉满。于是,大花袄渐渐演变为人们对东北人、辽宁人的印象。但对于不少辽宁人来说,这样的联系曾经让人有着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爱是爱它让大家记住了辽宁,恨是恨这让人不了解辽宁的人误会;哇,这辽土。

但是在今天,为什么我们会乐于将大花袄“穿”在身上呢?我想这就是观念的变化了。追求洋气、摆脱土气曾是中国人的一种执念,但到了今天,这种“洋土观念”早已转变。当我们对“洋”不再迷信,也就对“土”没那么忌讳了。我们开始从事实的角度客观地看待新事物,在文化上建立起更多的自信。在这个正视自己的潮流中,东北大花设计之初所饱含着的热血力量被重新发现,而它也契合了东北人热情直爽的性格。东北大花表征为一种踏实与可靠的气息。共和国长子、老工业基地、黑土地大粮仓,这些与创业、实干、富足有关的关键词,让人们重新喜欢上了这样的东北、这样的辽宁,我们在严寒与风雪中迸发的旺盛生命活力成为能够感染一个个心灵的火焰。当游客走在东北街头的寒风里,热热闹闹的东北大花袄和满带笑容的东北人就是最温暖的存在。

但是也必须承认,或许在短期内,大花袄可以吸引更多游客,但对于文旅发展而言,还要立足长远,通过挖掘辽宁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为产业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为游客带来真正有品质、有深度的旅游体验。

所以,在我们热情拥抱大花袄的时候,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人文荟萃、魅力无穷的辽宁,不只有大花袄。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辽宁厚重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英雄辈出的辽宁,一个个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名字。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文体旅蓬勃发展的辽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大家看到正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加速奔跑的辽宁,看到正在全力冲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的辽宁。

王易霓:大写意之“大”不在尺幅在气象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核心提示

王易霓的“大写意”气韵生动,力透纸背。她坦言,几十年前,她曾专攻过一段时间工笔画,但老师委婉提醒,她爽利的性格其实更适合大写意。她恍然大悟。于是,一头扎进大写意的创作中,最终,成果丰硕。

我们的访谈,就在融洽、笑声不断的氛围中展开。王易霓聊家传,聊对大写意的理解,聊辽宁这片土地给予画家的充足养分。在挥毫泼墨间,我们还不经意地聊到了她对父亲的怀念,聊到了文化的传承。作为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她身上的担子,不轻。

过度追求“制作性”导致“写意”精神缺失

本报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您出生在艺术世家。您的父亲王冠是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书画家,请谈谈您的入行经历。

王易霓:我的父母都是老一辈美术创作者,他俩是大学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美术,毕业后分配工作还是与美术相关。我和姐姐是双胞胎,应该说,我们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艺术的熏陶了。我从小在东北画报社,也就是现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前身的家属院里长大,身边都是从事美术创作的人,这种氛围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

稍微长大后,父亲曾对我们姐妹4人说过,不让我们从事美术创作。他更希望我的姐姐学医。因为美术,父亲经历了太多,也感受太多,现在回头来看,我理解他当初的担心和良苦用心。

但是,命运总是这样兜兜转转,我最终还是考入了鲁迅美术学院,进入了美术艺术领域。当我看到我进入省美协工作,我父亲特别高兴,虽然最初他反对我进入这个行当,但看到我这方面的天赋,并能继承他的所学,他还是很高兴的。

本报记者:我看到您的案头上,还有您父亲当初用的笔?王易霓:对,我进入美协后,



钟钟情于大写意中国画的王易霓,一直笔耕不辍。受访者供图



精彩视频扫码观看

父亲就把他珍藏的笔都送给了我。这些笔,我一部分收藏,一部分至今还在用。用它们作画,我总觉得父亲就在我身边,注视着我,鼓励着我,同时也激励着我。

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初对我说,要做一名好的艺术家是特别不容易的,不能下表面功夫,要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要对中国文化融会贯通,要提高方方面面的修养。我现在愈发觉得这句话的分量,虽然表述浅显,但一语中的。

本报记者:大写意绘画是中国画的传统和根。大约从20年前,国内就有艺术家呼唤“写意回归”“怀念大写意”。今年,也有艺术家专门强调了这一问题。您认为,如何让国画的“写意”回归呢?王易霓:大写意中国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从字面上看大写意中国画最关键的两个字就是“写”和“意”。“写”指的是

绘画方法,强调的是以书法用笔画画;“意”指的“托物寓意”“借物抒怀”。可以说,中国画“写”和“意”两个字的提出和强调是中国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对国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因为大写意中国画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被人格化了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体现。

大写意中国画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的文人画家开始出现了追求超越形似的艺术表达方式,强调个人情感与精神的抒发,人们开始对中国画“托物寓意”的功能有所认知,著名的人文和文人画家如欧阳修、苏轼、文同、米芾等,提出了“得意忘形”“寓意于物”等主张,为中国大写意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元明清时期乃至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一些画家如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等,在传统写意画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绘画的一些元素,继续推动着大写意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

大写意中国画“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这一特质,客观上要求画家自身的认知层次要有高

度,对所描绘事物的本质要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否则画家是难以以简驭繁,概括出包含精神高度的笔墨的。

所以,大写意之“大”不在于尺幅之“大”,而在气象之“大”。无论是画家,还是观者都要做到认知程度有高度,对事物的理解程度有深度。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文化积淀的。眼下,很多画家难以创作出优秀的大写意中国画,也难以体会出大写意中国画的优秀,更难以对优秀的大写意中国画发展给予有效推动和促进,从而陷入对画面的效果、技法、精细程度等的过于看重,甚至过度追求造型、色彩、形式感,以及视觉冲击力等的“制作性”,背离了写意性,导致当下中国画领域“写意”精神的缺失。

秉承传统文脉 让大写意更具时代气息

本报记者:您认为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写意回归”呢?王易霓:面对当下中国画领域“写意”精神的缺失,我站在美协的角度觉得首先要强化文化自信,鼓励画家多学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秉持传统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其次是加强宣传和政策支持,也就是说,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加大对“写意”绘画的解读和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大写意中国画的魅力。

再有就是加大教育培训和举办展览和开展活动,通过活动鼓励艺术家创作更多具有“写意”精神的作品,提高大写意绘画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强调融合创新,也就是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积极鼓励艺术家探索“写意”绘画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创新,使大写意中国画更具时代气息。

本报记者:辽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特色,这片民族交融、文化多元的土地给美术创作者提供了有利条件。您认为辽宁如何才能从“美术大省”变为“美术强省”?王易霓:的确,辽宁地域文化具有独特性,也确实为美术创作者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为辽宁由“美术大省”向“美术强省”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论是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是多样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俗风

人物简介 王易霓(如虹),女,辽宁沈阳人,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曾任大学教师,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女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画委员会、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主任。

主要代表作品:《风和水静》《再见北方》《风动荷香》《风语水静》《胜似春光》《云淡风轻》《事事清白》《母子情》《林中野味》《和平颂》《荷动知鱼来》《霜冷长河》等多幅作品。连续入选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美展等国家级重大展览并获奖,被中国美术馆、多省美术馆、博物馆、艺术机构收藏。被《美术》杂志、《书画艺术》《美术报》《艺术名家》《电视报》等报纸、杂志、电视台专题报道。出版有《中国艺术家——王易霓》《美术视野——王易霓花鸟画作品集》。

身边的文化故事

土木工程师赵文邦40年里收藏的万种乡愁

本报记者 刘臣君

对收藏老物件,赵文邦似乎有着深深的执念。

40年里,为收藏老物件,土木高级工程师出身的赵文邦花掉了几乎全部身家。他收藏千年前的瓦罐罐,百年前的马车铃铛,铜制萨满腰铃、黑胶留声机;五六十年前的桌椅板凳、收音机、洗脸盆……藏品从石锄、耒耜石镰、犁铧子到服装刺绣、陶罐水缸,从各种马车再到门窗桌椅、箱柜等日常用品……赵文邦保存下来的1万多件老物件,织就万种乡愁,盛满了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文邦民俗馆”,藏品涵盖了东北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笑言这些藏品完全可以装备一个乡镇的农耕生活。

而所有收藏的开始,都来自他童年记忆中的铃铛声。

收藏 从马铃铛开始

1月19日,赵文邦带着好朋友和十几位民间艺术传承人回到了家乡沈阳市辽中区肖寨门镇三南村,燃起木炭,烧热1米多高的大铜火锅,咕嘟熟了家乡的笨酸菜和笨五花肉。

香气四溢中,在三南村村头的文邦民俗馆里,来自省内外地数十位民间艺术传承人各展技艺,剪窗花、写春联、手工编绳、剪纸、绘画、篆刻、拓印等传统民间艺术让在场的300多位父老乡亲沉浸式体验那久违的浓厚年味。……这里是赵文邦的第十一届欢乐农家“庆新春,过大年”系列民俗活动的现场。

“太开心了,我和老朋友们毫无隔阂,在摆放一些民俗老物件的库房边上搭上棚子,里边有很多车马架子,大家喝些镇上的老酒,夹上一筷子酸菜白肉,就搁那儿吃喝、说笑,讲讲故事,回顾我们这



①耩(jiang)子,过去播种大豆、麦子、棉花的农具。



②铃铛,挂在马等牲畜身上,具有多种功用。



③铜钟,挂在马车棚下部的一种响器,俗称“咕咚梆子”。

受访者供图

一路走来,辛苦开心又快乐,就是这样。”赵文邦说,每届活动包括高跷、秧歌等表演项目,邀请近400人吃饭和观赏节目,花销在1万元至3万元,这些花销他都觉得值得。

这只是赵文邦花销的“小头”而已。他真正的花销是他的“文邦民俗馆”,那里有他收藏的1万多件老物件,几乎花掉了他全部身家。

“那时候我月收入也只有45元,就去买了马铃铛。”赵文邦的收藏之路始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他回忆说:“在那个时代,每天清晨,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生产队的马车就出发了。大马车和小马车驶向田野,马蹄声和车上响器的晃荡声交织在一起,非常悦耳,这种声音是许多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成套马车上的响器很多。马龙套上铃铛更集中一些。一般有虎头铜铃,腰型铜铃。马下悬挂一铜钟。一双枷板的臀部各挂铜钟。马背后“三花”臀部两侧也有铃铛。车棚辕端头,根部也有装铃铛的。“我收藏了一套‘咕咚梆子’,是一种含有铜成分的大铁钟,可以

在车棚底下安装,发出的声音浑厚悦耳,不仅好听,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感知马车的动态。”赵文邦说,他收藏的响器数量达到几百件,每种声音都诉说着不同的记忆。不仅如此,他还开始收藏马车上的装饰品,甚至还有一些古老的马车。

扩围 目光转向农耕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文邦的收藏增加到了几千元、上万元,他的工作也让他伴随着沈阳的更新升级,老物件一度唾手可得,赵文邦的收藏范围逐渐扩大,他开始关注农耕文化,收集了大量的农具和生活用品。他发现,这些物品虽然普通,但蕴含着先民的世代生存智慧。他说:“我收集了东北地区从原始农耕开始的石器器物,以及以后的木器、青铜器、铁器等物件,这个系列中包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和粮食加工等方面,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系列。还有民间生活中带有烟火气的陶器、木器、瓷器、铁器等器物,涵盖范围非常广。”赵文邦

说,自己收藏的主要是老百姓使用的物品,这些物品看起来非常亲切,并且带有民间生活的气息。”在他的民俗馆里,有一个完整的农耕场景展示区,从春耕到秋收,从粮食加工到储存,每一步都有相应的工具和场景。

“我的老伴儿是学医的,她其实对这些旧物并不感兴趣。在她看来,这些老物件不仅破旧,而且上面可能附着细菌、病毒。但是等她退休了,看到我还在其中,就帮我进行消毒处理。”赵文邦庆幸有家人作为自己的“收藏”后盾。

乡愁对赵文邦来说,是对故乡的思念、对过去的怀念以及对根脉的追寻,源于他对童年记忆的回味,以及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珍视——他要留住那些即将被时代遗忘的民俗记忆,哪怕散尽家财。

搭台 让老物件“活”起来

赵文邦的民俗馆,是他用乡愁搭建起来的精神家园,也是目前沈阳关于农耕社会器具收藏最齐备

的场馆。“小时候,我常常被农村的热闹场景所吸引,尤其是高跷秧歌和丰收的场景。这些文化娱乐活动,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和乡亲们的热情。”正是这种对乡土文化的热爱,让他在即将退休之际,决定重新挖掘和整理这些民俗文化。

除了老物件收藏,赵文邦还注重民俗文化的传承。他邀请了许多民间艺人和手工艺人来到博物馆,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民俗馆周边的几所大学也不断有师生上门参观、研讨,在他的努力下,民俗馆逐渐成为一个个民俗文化交流的平台。

1月19日一起赴赵民俗活动现场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杨东乐说,民间工艺具有本土文化属性,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目前省民协已经与赵文邦沟通,在文邦民俗馆中为《中国民间工艺集成·辽宁卷》选择合适藏品拍摄画卷,透过丰富的民间工艺实物与图像,捕捉辽宁省民间工艺发展的关键节点、核心要素、关联条件、基本态势和发展规律。

赵文邦觉得遗憾的是沈阳已经拥有一座中国工业博物馆,但还没有完整展示辽宁农业历史和民间工艺的“农民民俗博物馆”。“这些农耕时代的老物件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记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失。而这些前人留下的器具,留下了他们的生活气息和时代印记。老物件虽然普通,如果不把这些记忆保存下来,未来的人们将无法了解过去的农村生活。”赵文邦说。

杨东乐介绍,传承发展民间工艺是维系亲情、乡情与民情,使之成为联结民族精神根脉与情感的重要纽带。赵文邦的做法,也是在以个人力量,努力建立联结自己与故乡的纽带。

沉浸式互动剧《老酒馆》大连东关街开排

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报道 2月18日,沉浸式环境互动戏剧《老酒馆》驻场演出宣布正式开排。该剧通过场景还原、角色扮演、线索解谜等创新形式,构建一个可参与、可沉浸、可传承的文化新场景,预计于“五一”期间亮相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

“一条街,大千世界万种风情;一壶酒,古往今来人间百态。”历经两年,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根据著名编剧高满堂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老酒馆》搬上话剧舞台,斩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证明了经典IP的永恒魅力。

话剧《老酒馆》获得成功,大连创新打造文化“内容+产业”的融合模式,致力于塑造“老酒馆”全产业链品牌,大胆探索将《老酒馆》改编成沉浸式环境互动戏剧。

“我们在以大连话剧院专业演员为主要班底的基础上,面向社会海选新锐演员。演出地点东关街28号院也于去年开始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软装装饰,预计4月预演,‘五一’正式与观众见面,每场演出能容纳150余位观众。”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荣荣介绍。

歌曲《哦,我的大东北》MV上线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沈阳音乐学院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歌曲《哦,我的大东北》MV(音乐短片)。

《哦,我的大东北》是1994年由晓光作词,沈阳音乐学院潘兆和教授作曲的一首动听歌曲,该歌曲描绘了东北黑土地的壮丽景象,抒发了东北人民对家乡的无限热爱。

沈阳音乐学院本次将这首《哦,我的大东北》以歌曲MV的形式再次呈现,体现了沈音人继承鲁艺传统,坚持与时代同行,为时代放歌的情怀。

“我把心儿留给你,我的大东北”既是对东北这片涵养伟大精神的沃土的讴歌,更是对“大东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担当、大发展的现实映照。